

· 研究生论坛 ·

中国天妃信仰和日本弟橘媛信仰的关联与连结^{*}

张丽娟 高致华

提 要：近现代中国东南沿海以及台湾等华人社会最具代表性的海神——妈祖及其信仰，随着华人的海外工作或移民得以流传海外，与各地文化激荡交融，影响甚广。传至日本的“天妃信仰”就与当地“弟橘媛信仰”发生融合，本论藉由日本茨城县矶原海岸附近的“天妃庙”——弟橘媛神社为研究案例，自其历史渊源与信仰演变进行分析，试图说明中日文化与异文化信仰习俗的融合情形。

张丽娟，厦门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；高致华，厦门大学宗教学研究所副教授，硕士生导师。

主题词：天妃信仰 弟橘媛信仰 妈祖

一、前 言

信仰文化属于人的内在省思行为，并不一定与种族或国家有必然的关系。众所周知，“妈祖信仰”的发展，在经过历史的洪流，因时因地相继各自有其流变与特色。妈祖为近现代中国东南沿海以及台湾等华人社会最具代表性的海神，另一方面妈祖信仰随着华人的海外工作或移民也被带往其它国家。流传至日本社会的“天妃信仰”与当地“弟橘媛信仰”发生融合，本论藉由日本茨城县矶原海岸附近的“天妃庙”——弟橘媛神社^①为研究案例，自其历史渊源与信仰演变进行分析，试图说明中日文化于异文化信仰习俗的融合情形，祈能唤起学界对于日本天妃信仰^②的发展有更多的关注与讨论。

二、矶原弟橘媛神社

弟橘媛（ototatibana-hime）神社，俗称“天妃社”，位于日本茨城县北茨城市的矶原海岸附近大北川河口^③的天妃山^④往上走约 300 多米的地方^⑤。从该神社的牌楼上所挂的社牌，可以清楚的知道今日神社中被参拜的对象，分别为弟橘媛、雄都嘉（otuka），以及中国人所熟知的天妃娘娘——妈祖。

天妃山弟橘媛神社的三位祀神中：“天妃神”为中国的海神，“弟橘媛”是日本神话中自古流传的海神，而另一位“雄都嘉”却是火神，其神明属性与前两者明显不同，据说原本是附近的矶原工业区所祀之神，因土地开发等因素而移往该神社做为合祀之神。

但是，神社的所在地为何名为“天妃山”？而且，今日神社虽名为“弟橘媛神社”，当地人却为何称之为“天妃社”？从这些现象来看，“天妃”应该才是该神社中最早或最主要的社神。据神社内告示牌之“天妃山由来”

所载：

天妃山本名朝日指峯，祀神为药师如来。元禄三年（1690），德川光圀公将其神像（药师如来）移至村里的松山寺，而将唐^⑥高僧心越禅师^⑦（从中国）带来的“天妃神”做为矶原大津的海洋守护神，因此将本山称为“天妃山”。其后，天保二年（1831）德川齐昭公将日本武尊之妃“弟橘姬命”做为海陆的守护神而祀之，并改神社名为“弟橘媛神社”，因而“天妃神”则成了合祀之神祇^⑧。

由此可见，茨城县北茨城市天妃山上的神社，最初是将天妃神作为祀神，至今已有三百余年的历史^⑨。究其渊源，其天妃像乃是唐高僧心越禅师 1677 年从中国带来日本的^⑩，用来做为矶原大津的海洋守护神。但在天保二年（1831），国粹主义^⑪的藩主德川齐昭公因当时的时势及个人的理念，将神社祭神改为符合神道的弟橘姬命^⑫，使神社的神道性质更为明确，因而天妃退而成为合祀之神祇^⑬。

另据记载，当时心越禅师带来日本的，除了妈祖神像以外，尚有天妃经一卷（写本）、天妃神灵忏经三卷（唐本）、天妃图忏一册等^⑭。由此推测：心越禅师不但对妈祖信仰的海外发展有重大贡献，而且也是妈祖的信徒。

关于矶原弟橘媛神社的历史，还有一项重要的史料，是天明九年（1789）的《天妃山碑》。其碑文如下：

天妃圣母元君金像开光

常陆多珂郡矶原天妃神祠，东阜越师尝奉其像。

西山义公肇建厥庙，实元禄三年七月廿有六日云。尔来事海运者蒙其灵庇，不可枚数。爰立石表焉。铭曰：天一地二，维三成像。咨神之灵，实周九壤。非被保佑，孰越决滢，有诚必感，如谷应响。节彼

山椒，天坛可仰，邦存祭典，永言韵享。

五山硕学前相国沙门显常拜撰

从五位下源朝臣赖教书并篆额

天明九年三月廿三日建□□野口胜兴藏刻

行藏院役宁一立

日本学界有学者以为“孤证不足征”，主张“立碑之天明九年（1789）实为矶原弟橘媛神社的史创之年^⑤”，而非碑文所载之“元禄三年（1690）七月二十六日”。但笔者对此则有不同的看法：首先，该《天妃山碑》应是矶原弟橘媛神社重建或改建时所立之碑，所以日期特别挑选在天妃神诞之三月廿三日；其次，以时间推断，这样也符合建筑物的使用年限；再次，由今日收藏于行藏院之心越禅师所作的《金像开光之诗》，可确知神社的落成日期为元禄三年七月二十六日，而且当时神社规制“镇守天妃神，堂二间四方、高一丈五尺……”^⑥；此外，该神社的祭日中包含“七月二十六日”，除了纪念神社创建，实难再想出还有其它的理由。这些都直接或间接地补充说明，该神社创建于元禄三年（1690），并非天明九年（1789）。

另一方面，除了天明九年（1789）的碑文以外，依朝日家文书二号之《天妃神之灵验》^⑦所载，可知妈祖信仰远渡重洋来到日本，性质依然同于中国本土，具有“灵庇海运”的功能^⑧。

三、弟橘媛信仰

“弟橘媛”（ototatibana hime）为日本神话中日本武尊（yamatotakeru）^⑨的王后^⑩。“弟橘媛”亦称为“弟橘比賣命（ototatibana himenomikoto）”、“大橘比賣命（oototatibana himenomikoto）”、“橘皇后（tatibananookisaki）”等，《古事记》中还称做“弟橘姬（ototatibana hime）”。有关弟橘媛的事迹，于《古事记》的中卷、《日本书纪》的景行纪、《常陆国风土记》中，都有所记载。

据传日本武尊东征时，自相武国^⑪欲前往上总^⑫时，行至走水（hasirimizu）^⑬的海边，因轻佻的言论触怒海神，导致波涛汹涌而无法行进。为了安抚海神的怒气，弟橘媛投海祭神，顿时风平浪静，船队得以顺利航行。七日后，她的发簪漂流到海岸，日本武尊思念弟橘媛，而感叹地念着“吾妻呀”……。因为发音相同，日本东部就被称为“あづま（azuma）”^⑭，这是关于当地地名起源的传说。这个美丽的爱情故事屡屡出现于日本早期的文学作品兼历史史料的《古事记》及《日本书纪》等书中。其后，荻原规子在其小说《白鸟异传》^⑮中，续写了这段爱情，创作出日本武尊与弟橘媛在常陆^⑯再次相会的结局。

“弟橘媛”是穗积臣与穗积忍山宿禰的女儿，名为“橘”，象征高贵、长寿^⑰。依照《万叶集》雄略纪二十二年所收的《浦岛子传》^⑱的记载，“橘”生长于大海中的常世国“蓬莱山”^⑲上，是不老不死的国的一种水果^⑳。

日本神话中，由“橘”联想“弟橘媛”的名字，因而也与“海”、“海神”、“不老不死”等概念产生了连结。此外，《通典》^㉑的《边防·东夷上·倭》中，关于倭国^㉒的习惯方面记载，渡海时船员中有一人精进禿髻持衰，若平安渡海则予以褒扬，反之，就是持衰者的责任，要将其斩杀以祭海^㉓。该习俗与《日本书纪》、《古事记》中“弟橘媛”的故事相呼应，在传统的日本神话中隐匿着中国的神仙思想，使“弟橘媛”成为日本神道中的海神代表。因而，在江户时期国粹主义高扬之际，藩主德川齐昭将茨城县北茨城市天妃山神社之主祀神，从原先的“天妃神”改为符合神道的“弟橘媛”，仍然符合渔民出海寻求保佑的需求，也使得“天妃神”与“弟橘媛”有了合理的连结。属于神道的“弟橘媛”与中国道教神祇的“天妃”，因其共同的“海神”性质，在日本产生了信仰上合理的连结。

四、结 语

文化选择的根本依据，在于需要与价值的契合^㉔；外来宗教文化是否可以在异地生根，取决于该外来宗教文化与本土信仰的交融性与调适性。透过本论所探讨的“天妃信仰”与“弟橘媛信仰”，可清楚呈现出外来宗教文化在异地传播时所面临的困境与契机。

妈祖信仰的传播是由她的海洋身份决定的。沿着南北海岸线，船户、商人、百姓将其带到中国沿海各省，并随移民的海外拓展，传播至港澳、台澎、日本、越南以及南洋诸岛，甚至超越亚洲而传播到欧美地区。其神格日升，属性也大幅超出海上守护神的范围。在台湾，妈祖已成为万能之神；妈祖祭典已发展成台湾最具代表性的文化活动之一^㉕。

中国的妈祖信仰经过宋元两代的发展，到了明代已成为最具代表的“海神”。郑和下西洋以及中琉贸易等因素，使妈祖信仰远传海外。论及日本的天妃信仰，无疑是由中国传来的，一般认为日本的天妃信仰始于永禄年间，先由萨摩、长崎等地区，到元禄年间则已传往东日本^㉖。根据李献璋的研究，其分别分布于长崎县（平户附近）、鹿儿岛县（野间山^㉗）、冲绳县^㉘（那霸、久米岛）、茨城县^㉙（祇园寺、矶原天妃山、天妃山妈祖）、青森县（下北半岛^㉚）。

长久以来，中华文化一直是大和民族学习和吸收的主要来源。随着时代的演进，民族主义的洪流导致日本国粹主义的兴起。明治^㉛初年，神佛混淆禁止令的颁布，使得废佛毁禅的运动在日本如火如荼地进行。因而，多处“天妃信仰”被保佑性质雷同的“弟橘媛信仰”所替代。本论所探讨的“矶原弟橘媛神社”，就是由“天妃信仰”转换为“弟橘媛信仰”的一个实际案例，其缘由也是江户时代国粹主义高张所致的影响。

远传日本的天妃信仰经过数百年的发展，前后虽与神道的“弟橘媛”等产生连结，却始终不离“海神”的

神明属性,可将其视为是信仰习俗融合于异文化的一个现象。

(责任编辑: 無邑)

* 本论写作过程中,得到台湾王见川教授与日本松本浩一教授、丸山宏教授的多方指导,谨此志谢。

- ① 今名“弟橘媛神社”,当地人却习惯称为“天妃神社”。
- ② 目前妈祖信仰的日本研究,以李献璋《妈祖信仰の研究》中涉略日本地区的部分最具代表性。
- ③ 注入太平洋。
- ④ 标高 21.2 公尺,为茨城县的第二低山。
- ⑤ 实际之“社有地”为茨城县北茨城市矶原町 190 番地、191 番地、196 番地。
- ⑥ 此处所载之“唐”,应是指称“中国”而非指称“唐代”。
- ⑦ 心越禅师(1639~1695)为中国浙江人,1677 年(延宝 5 年)心越禅师 38 岁时来到日本,将篆刻、七弦琴、豆乳等传至日本而闻名。
- ⑧ 原文为日文,此处为笔者译文。
- ⑨ 依照今日收藏于行藏院之心越禅师所作的《今像开光之诗》,更可知确实落成日期为元禄三年七月二十六日。其后且明载“镇守天妃神,堂二间四方、高一丈五尺……”。
- ⑩ 心越禅师同时也将关帝信仰带来日本。据传关帝信仰在日本的发展始因为足利尊氏的梦告,因而将关羽像作为军神供奉于京都左京区真如町的灵芝山大兴寺。详参李献璋《妈祖信仰の研究》,第 570—572 页。
- ⑪ “国粹”一词来自 Nationality,指大和民族千古来之传统价值观及思想等。国粹主义是指明治时代中期反对欧化主义、提倡民族主义思想的一种种族至上之排外主义。
- ⑫ 弟橘姬命是日本传统神话中的女神,属日本神道之神祇。“姬”与“媛”日语发音相同。
- ⑬ 当时水户藩中国粹主义的风潮大兴,因此有了“为何要拜中国的神祇?”的抗议声音,但另一方面,天妃信仰历经百年的发展已深入人心,渔民称其并不一定非日本信仰而坚持祀之,故套用日本传统之“弟橘媛”传说,而使之合一。
- ⑭ 李献璋:《妈祖信仰の研究》,东京:泰山文物社,1979 年,第 578 页。
- ⑮ 野口鐵郎、松本浩一:《磯原天妃社の研究》,サン・プランニング,1986 年,第 44—51 页。详参朝日家文书三九号《财产目录》。
- ⑯ 李献璋:《妈祖信仰の研究》,东京:泰山文物社,1979 年,第 577 页。
- ⑰ 朝日家文书二号《天妃神之灵验》:“……海上拥护渔方繁昌……”。详参野口鐵郎、松本浩一《磯原天妃社の研究》附章。
- ⑱ 野口鐵郎、松本浩一:《磯原天妃社の研究》,サン・プランニング,1986 年,第 114—115 页。
- ⑲ 日本武尊为 4 世纪前半,景行天皇的第 12 代皇子,以平定叛乱屡见于古传,日本武尊在日本已成为“勇猛者”的代名词。在平乱征战中,依日

本神话之叙述,日本武尊被授与天皇代表之“三项神器”剑、玉、镜。或称“倭建命”(yamato-takerunomikoto)。

- ⑳ 西尾干二:《新しい歴史教科書》,东京:扶桑社,2001 年,第 42 页。
- ㉑ 现在的横须贺。
- ㉒ 现在的千叶。
- ㉓ 现在东京湾口的浦贺水道。
- ㉔ 取其日语发音相同。关东亦称之为“东(azuma)之国”。
- ㉕ 荻原规子:《白鸟异传》,东京:德间书店,1996 年。
- ㉖ 地名,相当于今日茨城县太田、大宫等处。
- ㉗ 《萬葉集》三二三九,《嶋の嶋の埼ざきあり立てる花橘を》。
- ㉘ 浦岛太郎的原型。在日本民间故事《浦岛太郎》(Urashima Taro)里,因好心救了落难的海龟,而被邀请入龙宫一游的浦岛太郎,浑然不知在龙宫的一昼夜间,陆上的世界已经过了悠悠三百年。在上岸前,龙宫公主给了太郎一个盒子,做为给太郎的纪念。太郎上岸后,打开了盒子,突然间,从一位身强体壮的捕鱼少年,变成了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。
- ㉙ 常世国=蓬莱山=海神宫。
- ㉚ 或说因其为常绿植物,象征其有不死之神力。
- ㉛ 杜佑:《通典》,北京:中华书局,1988 年。
- ㉜ 指日本。
- ㉝ “其行来渡海诣中国、常使一人不栉沐、不食肉、不近妇人、名曰持衰。若在涂吉利、则共顾其财物、若有疾病、遭暴害、以为持衰不谨、便欲杀之。”亦即所谓的“祭海”。
- ㉞ 张仲鑫:《浅论外来宗教的本土化》,载《海交史研究》,泉州: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,2002 年,第 100 页。
- ㉟ 台湾最具代表性的五项民俗庆典活动各为:盐水蜂炮、妈祖进香绕境、端午龙舟赛、基隆中元祭典、祭孔大典。详参简惠贞《外籍旅客对台湾民俗庆典活动参与意愿之研究》,台北:世新大学观光学系硕士论文,2001。
- ㊱ 李献璋:《妈祖信仰の研究》,东京:泰山文物社,1979 年,第 569 页。
- ㊲ 今已不复存在,然而在锁国时期,妈祖的祭祀一度曾相当兴盛。
- ㊳ ⑭ 世纪左右,琉球地区随着与中国朝贡贸易的开始,有许多福建人前来移居,形成了当地的妈祖信仰,而有了所谓的“上天妃宫”与“下天妃宫”。今日,那霸与久米岛之天妃信仰仍然存在。
- ㊴ 经由水户之信仰倾向,于延宝 5 年藉曹洞宗僧侣心越禅师将妈祖神像带来日本供奉。
- ㊵ 供奉妈祖的大间町“大间稻荷神社”,该妈祖为伊藤五左卫门于元禄九年(1696)自水户迁座而来的。明治 6 年与金比罗大権现合祀,改称大间稻荷神社。现在供奉之神祇为天照大神。总之,其为日本天妃信仰的最北地区。
- ㊶ 明治年间相当于公元 1867—1912。